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八　　　元　戴良　撰

越遊稾第五

記

全有堂記

人之有是身也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四者之為性蓋皆人所固有而非由外至也然或不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則以梏於氣動於欲亂

於意有所陷溺而然耳是以聖人因人之所固有而為之教焉喜怒哀樂之情人之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情而美刺之於是乎有詩詩者人之情也情雖易放而辭讓之心則其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心而為之節文於是乎有禮禮者敬也敬則自處卑矣以其自卑之勢而又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上下既通然後以其吉凶悔吝之機而作易焉易作而春秋繼之蓋至於春秋則人之固有者舉亡之矣然亦以其是是非非而

為之斷焉聖人為教之備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開其梏制其動治其亂皆知是性之所有而全之也然所以使人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其文雖存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籍而其實則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也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由是而觀則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亦可知也已夫自世變俗衰聖人教人之法盡壞而士之為學不過釣聲名干利祿靡然從事乎其外

幸而或知是理之在我而有意乎内求者又往往收視反聽一以取足諸心為事其弊卒墮異說而不知噫此後之學者所以不及於古也不及於古者由不能全乎其所有也欲全其有寧有道乎曰知與行而已知盡窮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理而行則盡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事也知以有之行以全之此學之所以幾於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蓋為學之大端也學者舍是而欲求入於聖賢之域者

不亦難矣哉余友黄君元輔有志乎古學者也故嘗以全有名堂而屬余記之余惟全有之云見之於朱子之書者誠萬世學者之塗轍今元輔重取斯言而用以名其室則其於學也可謂得其要矣是尚奚以余言為哉余雖有言亦豈能出於朱子所言之外哉況若余者方矻矻自保之不暇又安能有及於朋友哉然則是記也非所以勉元輔而惟将以自警焉爾

怡顔堂記

鄞之孫氏有兄弟三人長曰伯敬而伯睿伯恭其次也三人嘗即所居西偏隙地雜植桑柘杞梓諸木而名其堂曰怡顔凡當耕讀之餘應酬之暇則必退即是堂以息以休以觀夫諸木之欝茂使目諧其所見神謀其所接而怡然之樂溢諸顔間故因其事之所以然而為之名葢取陶淵明歸去來辭言也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卉木之間矣雖然三人之樂吾能言之夫自世教下衰而兄弟之間或不能以相睦者有矣或至相視如怨家讎

人者亦有矣今三人者乃能相維以義相守以和上友下恭薰為禮俗而是木也適與宴私之堂直三人一舉目間豈不曰吾父其木之本也吾兄弟其柯也衆柯同出於一本猶吾兄弟同生於一父也則所以盼其柯而知兄弟不可以相遠者顧不在於是木乎善觀物者必有以驗夫人此則三人之所樂也一卉木之微豈三人之樂哉乃三人所以寄興於斯也昔者詩人嘗以常棣之華興兄弟之和樂不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則曰兄

弟既翕和樂且湛所謂和樂之云亦在於兄弟而不在於常棣矣且夫子有曰兄弟怡怡如也怡怡固其樂之見於兄弟者也是則三人之有取於怡顔者其言雖出於淵明而其意則非淵明之所知也淵明且不之知況世人哉則凡世人所與同登於是堂者其不内愧於心哉而予也又以菲德之言綴名是堂間其又不内愧於心哉

谷口莊記

鄞鄭君彥博名其隱居之所曰谷口莊臨川危太史為隸古題之余至鄞數與君遊乃求余記其所以名之義余未及為而去後一年復會君於鄞而求之益力余不得辭也谷口為漢鄭子真隱處君乃子真之苗裔因其故地以為名蓋寓懐思前人之微意且示後人使知所本爾按子真居谷口時耕於巖石之下而名震京師至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其清風高節足以激貪而勵俗揚子稱其為近古之逸民信知言哉君博學善文

自其壯歲即稍出為世用一旦倦遊而歸逡巡乎山砠海涯佳聲美譽方焱起而水涌然懼有力者之或奪也乃益縮然退藏即所謂谷口莊者而居之雖谷口與鄭相去幾半萬里庶幾植杖而思釋耒而望未嘗不神飛情越而日往來乎其間也山空歲晏遺響寂寥而鄭氏一宗歷數百年之遠數十世之久以耕而隱猶如一日是孰使之然哉大同之世余不得而見之此余因君之事所以深有歎於斯時也士負有為之志而不欲輕試

於不可為之時故惟擇夫所得為者而為之得為者何耕焉而止爾然氣運之消長往來無常人事之隱顯每與之相為終始雷在地中復而陽氣已動於黄泉吾恐君之不能久耕谷口也明發有懷前人未遠朝作夕息若將終身抑君之素志然乎此余所以不辭而為之記也亦所以示君之後人也

安貞堂記

由郡東門行五里所里巨室夏氏居之余方客授其家

而夏氏之賢子弟瑢再拜請曰吾先子兄弟實共有此屋於是先子下世而吾母於屬為尊行故專居中堂而扁曰安貞先生幸辱為之記使子若孫得以考覽焉余未暇作而西遊越上升且行瑢復追送十里遠執别之次亦未始不以堂記為言且曰吾先子在時吾母敬之如賢賓語言容止必婉以順脫有甚怒亦怡然處之其於内外親族戚疏大小撫循應接皆有禮下至姬媵臧獲之賤亦悉待之以恩厚雖悍強頑鄙者猶知敬慕其

為賢以故一家之内男女數十人莫不欣欣化服然事無巨細一聽於先子閫以外不敢有所與閫以内必咨而後行迨至先子棄諸孤而始終一節凜凜家庭者又吾母之所安焉者也嗚呼吾母所恃以佚其老者以有吾兄弟也吾兄既從軍萬里外不得内顧其私親而璿也又不能有所樹立以稍娛其心志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倘得因緣堂記而併及懿行之一二庶有以慰吾母之平生此璿所以請文於先生之勤也余既與璿

兄弟遊而嘗得拜其母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聽其言儉而恭退而聞其為婦順為母慈與墉所言無不合知其享有是堂之名者其宜也已乃本命名之義而記之曰安貞之云見於大易之坤者可考而徵也其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說者謂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乃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夫乾坤二卦俱有貞然在乾為剛固在坤為柔順葢乾為陽夫道也坤為陰婦道也婦先唱則迷失其

道後和則得其常理此安貞所以為婦教之大端也婦教非一事何獨有取於安貞貞者正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然夫正者正其身婦正者正其家也家正則化行而俗美故易於家人又曰利女貞於恒又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夏母當夫之存既能體貞以順令其死也又能秉貞以守義卒使一家之内數十人之衆一歸於正而無有異心則其有得於大易之教為何如而斯堂之命名不獨示訓於夏門且將化邇而慕遠矣傳曰一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夏母其庶幾矣乎予以是復於璿璿能刻之於堂壁百世之下安知無徵辭考德於斯文者乎

重建東皋福昌寺記

東皋福昌寺在明之慈溪其地去縣廨可二里所而東北諸山脉市區南下起者如鶩伏者如踞靡迤而西出者如附如趨南為大江江流循支港前匯則又繚焉而縈泓焉而蓄縣之近壤最為勝處然久蔽翳於荒榛灌

莽未有居焉者宋淳祐間法慧大師以為像教之行莫
盛於吾郡靈宫秘宇相望森列無非高人上士化迹之
所寓而諸方緇錫之奔走嚮風道出是縣者尚乏依止
乃相兹上創精廬為接待垂三十年始有殿堂庫院如
他浮圖居且白狀於郡守以聞得賜今額益增置山林
田園陂池俾儲峙愈充矩度悉備而秸𥟖之安糲鉢之
飽往来者賴之大師嘗曰吾為接待而度徒弟不為徒
弟而建接待又曰入門不問方隅託鉢不限鐘鼓其守

心平廣益如此大師告寂其徒甲乙授受百有餘年逮
國朝至正丁酉閏月寺以災毀大師之七世孫思緝方
主是席念前人創置不易振衰舉墜誓殫厥心謀諸徒
弟文述法孫一源克丕着舊如標行成相與掇拾遺燼
廣拓故基首建庫堂為居者之出納次建茶亭為行者
之棲息達官大姓以及好事之家覩是勝緣爭輸財薦
貨以佐功役於是斂田之入以為食度錢之多寡以供
費諏日之吉而庀事焉程督勸相則悉誘之源與丕不

數年間佛殿三門兩廡既潰於成而伽藍之祠祖師之堂以至寮舍庾藏庖湢之屬一無所闕殿之高六尋七尺有畸其深六尋廣如其深之數三門高深視殿之尋尺差少而廣如之像設繪事具盡莊嚴𩮜𪉻朽墁俱極縝壯遂為縣之大招提始作於某年冬十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訖功為屋凡如干間其比舊制崇廣加倍總費錢以緡計者如千米以石計者如千既而緝公以老病退席述公嗣領其事乃益竭慮悉力節縮浮蠹圖

建法堂僧堂鐘樓丈室凡緝公欲爲而未暇者皆以次就緒會南北構兵征役荐至未及成而止顧謂大師創始之績緝公起廢之勲久未有述恐来者不知所自無以述之於永久爰伐貞石奉清漳比邱郁公所爲事狀屬余記之余惟教典有云建寺飯十方僧其人獲福不可稱量而阿含經言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大師以菩薩心利益人人爲衆依怙緝公述公又皆以壊爲成示現有爲作如幻事其爲福也豈止如向所云而已前

規後隨葢在來者其可無言以告俾勿墜其已成之業終其所欲為之志以資佛福於無窮哉是用備記其顛末授之使刻焉

## 思愛菴記

王君景善預為樂丘於燭湖之梁山而築菴其旁曰思愛一日語余曰吾百歲後子必誌吾之墓與記吾之菴然不若及吾之見也吾之平生子既辱為之傳矣雖無誌焉可也而菴壁之石未有刻辭幸重為我執筆焉景

善越之餘姚人世著隱德至景善始有祿位於時中歲以還時屬多故即退處故山益買田宅爲子孫計及今壽年餘八十因自念曰吾以艱苦起家蚤夜畏飭不敢斯須暇豫而外以奉公上内以給私親與接世故之不得已者亦良勤矣今吾老且病其亦可以少自休乎乃悉取産業付諸子置家事不問放浪湖山即所謂思愛菴者以往來遊息焉且割田百畝入之是菴以供烝嘗祭享之費俾子若孫世掌之於是景善可謂善教子矣

思愛之云見於禮祭義之篇說者謂思父母慈愛忘巳
躬耕之勞用天分地以養父母也葢古者不爲禄仕則
退而躬耕躬耕以養而忘其勞非篤於思愛者能之乎
雖然此猶庶人之孝爾若賢人大夫士則尊重於仁安
行於義而心無勞倦心無勞倦亦思其愛而巳矣能思
其愛則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矣若
夫知事君不忠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涖官不敬之非
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

思恭亦皆思父母之我愛而忘乎其勞也夫愛者所以成吾之身也吾其可弛焉而弗思乎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景善後人將充愛親之心則名菴之訓何日忘之哉

大慈寺上蒙堂記

洪武四年十月大慈山教忠報國禪寺災住持沙門南宗定公收合餘燼結屋集徒蟻穴蜂房亦既遍處山間林下然念名緇奇衲來遊是山者上雨旁風無所障蓋

乃建上蒙堂以居之爲屋前後各四楹間中爲堂而旁列四室室置二榻焉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後某月某日落成旣成馳書海上俾余爲之記昔宋大覺璉禪師主四明育王寺卽寺建蒙堂以延九峰韶佛國白參寥潛同居以講道自後諸方禪席咸慕效而爲之蒙堂之建葢有自來矣至於蒙之爲義或者有未解也易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說者曰蒙稚也泉之始出乎山未知所適若童稚然蒙之所以命名也若夫名緇奇衲尋流

而得源觀物而悟意其於道也固已知所適矣何乃假蒙以示訓哉余釋之曰學道無他求至乎聖而已人莫昧於蒙而莫明於聖猶水之微乎泉而鉅乎海也蒙雖昧至乎聖則明泉雖微至乎海則鉅君子觀蒙之象而果行育德非特施於山下出泉時也於其所自有養之而不喪也於其所當行決之而不疑也此學道者所以長養聖胎於是堂處則養之以不喪出則行之以不疑而大覺之有功於叢社可謂至矣南宗當是寺回禄之

餘而首興是役得非君子之用心而大覺之徒與南宗
於此亦既無愧於大覺矣第不知居是堂者其亦無愧
於九峰韶佛國白叅寥潛三人者否乎余於是堂之成
固未始不為南宗喜而又不能不為諸公憂也憂之如
何欲其如三人而已矣然三人之道不可以言喻而可
以象明諸公出入是堂觀蒙之示訓而求山下之出泉
也則知自心靈源初未嘗竭始乎養正終乎聖功亦本
諸此而已苟或不然非惟有愧於三人而亦有負南宗

作堂之意矣於是或人豁然而解請疏其説以為記

## 歸菴記

鄞之龍山有招提曰永樂天寧禪師仲猷闡公之所居也師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乃名所居之菴曰歸余嘗與客造焉客有言於其座者曰至哉其名菴也靡不懐歸畏此簡書顧歸而不可得者言也師既得歸名之所以志其願乎或起而非之曰是固吾族之歸而非學佛者之所謂歸也

夫學佛者以靈知為心何往非歸以虚空為體何寓非菴師雖遠杭巨海往還萬里而三千世界一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此以歸名菴何必龍山哉則又有非之者曰客之言是已然獨不聞先佛之言乎佛經有譬如良醫遠至他國其子飲藥悶亂是時其父來歸乃以好藥速除苦惱今師所度子孫亦有處此而不悶亂者乎其歸之也固將除苦惱爾然則顧歸是山豈徒然哉於是在座之人又相與非之曰假醫以歸自是一理必

若客言則行者常非歸者常是惡覩所謂真歸哉人之未生寂然本無既生矣强認為有苟認為有則營營生死周流而不息佛制八萬四千法門不過使人知所歸耳故曰歸原性無二又曰歸根得旨又曰萬法歸一原也根也一也道而已矣且所歸者菴能歸者人一剎那頃能所俱壞能所俱壊而空不壊道固然耳歸之於道是謂真歸師之名菴以此而已師聞客言啞然笑曰吾菴於此而歸於此固以為名諸君何以有是譊譊也余

亦笑曰師豈離言語相離文字相示人以真歸予師復啞然而笑遂書以為記

檀特巖精舍記

檀特巖在漳之龍溪由郡城北遡大江舟行五十餘里始至其地前瞰江流後連崖谷江有九龍潭每夜參半神珠熤熤光動循江而南是名香松二州折而西為細柳營虎渡橋皆是郡之勝巖其最勝處地位峻絶風物清曠幽篁美木森布錯陳而且夏涼冬燠有類檀特仙

聖之所居故以為名精舍之建則自鏡中禪師始鏡中
郡之保福寺僧也法道日著鄉邦慕之遂施其巖為搆
茲宇已而鏡中之嗣德松德松之嗣壽泉光郁法廸法
翚咸甲乙傳次以領其事一日壽泉之嗣明徹歴職杭
之淨慈以歸視其上漏旁穿不可枝梧乃罄衣盂之資
以供土木之費闕者補之仆者起之殿堂門廡庫庾庖
湢之屬無不畢具且於巖趾增築二壙以備本宗派下
之埋瘞其規制悉倣禪刹而差次之於是光郁遊方日

久將圖歸老故山盡空諸相而獨以開山鏡中之本末
尚闕紀載明徹營脩之功亦未及篆諸樂石大懼日就
湮沒無以昭垂永久用勸來者乃手書梗概屬余書之
夫佛刹之興固每資乎地之勝而其所以為勝者則未
始不由乎人潼為東南奥區而玆巖又潼之勝處其風
氣之會清淑所鍾閟藏於空荒寂寥之中亦已久矣而
造物者一旦啟之寶構法幢巍然建立髹彤金碧絢爛
林丘見者改觀而聞者讃歎豈非以其人哉然地之勝

亘古今而無窮人之勝將歳月而俱化自今以往苟能繼繼承承不徒使其棟宇之新與山川相久遠而所以恢宏祖道扶植教基者亦且蟬聯而起他日易精舍為鉅刹宏模偉觀固當屢書不一書矣今以光郁之請誼不容辭姑為之記俾刻以俟焉

四華世界記

距錢湖五里許有阿蘭若曰大慈竺曇瑞師居之其居之室名之曰四華世界而命余為記余問四華世界之

說則知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有佛曰阿彌陀其人無有三惡八難十纏九惱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度者茍念力具足至盡命時精誠不亂則佛為現瑞光攝受俾得隨願以往生焉其土極嚴淨琉璃為地而飾以七寶行樹中有八功德池池有華曰優鉢曇曰拘佛頭曰波斯迦曰芬陀利是謂四華也又云佛之難值猶優鉢曇華之時一瑞世故師名瑞字竺曇而以四華世界名其室云或曰大雄氏憫人之溺於染著是以

讚歎極樂勸之往生而非實有之也故曰惟心淨土自性彌陀則所謂四華世界果何在耶今師既舉以名室而又寓夫嚮往之私焉則似泥夫迹之有也失其旨矣師曰吾佛之道雖有之而不有雖不有之而有非智識所能知非言議所能辨子方譏我以泥夫有而我又懼子之溺於無也苟一切時不著於佛不著於法而淨穢兩忘能所俱泯超然無有之表則啟處周旋固未嘗離乎淨土而四華世界亦豈遠在十萬億佛土之外哉或

不能爾吾見情以境遷識以事變言有則泥夫有語無
則溺於無則雖日坐四華之中而淨土之遠有不啻十
萬億佛土之外而已夫如是則四華世界又可以有無
論之哉余聞而異之且愛其言理而明因筆受為之記
使世之求乎無生之生者有以知夫舟筏之在是焉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九 三十 補編卷上 下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九

元　戴良　撰

越遊稾第六

序

皇元風雅序

昔者孔子删詩蓋以周之盛世其言出於民俗之歌謡施之邦國鄉人而有以為教於天下者謂之風作於公卿大夫陳之朝廷而有以知其政之廢興者謂之雅及

其衰也先王之政教雖不行而流風遺俗猶未盡泯此陳古刺今之作又所以為風雅之變也然而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是詩之變化亦每與之相為於無窮漢興李陵蘇武五言之作與凡樂府詩詞之見於漢武之采録者一皆去古未遠風雅遺音猶有所徵也魏晉而降三光五嶽之氣分而浮靡卑弱之辭遂不能以復古唐一函夏文運重興而李杜出焉議者謂李之詩似風杜之詩似雅聚奎啓宋歐蘇王黄之徒亦皆視唐為無

愧然唐詩主性情故於風雅為猶近宋詩主議論則其去風雅遠矣然能得夫風雅之正聲以一掃宋人之積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為詩者固未易一二數然自姚盧劉趙諸先達以來若范公德機虞公伯生揭公曼碩楊公仲宏以及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於巖穴之隱人江湖之羇容殆又不可以數計益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之

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與歡呼鼓舞於閭巷間熙熙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時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格調固擬諸漢唐理趣固資諸宋氏至於陳政之大施教之遠則能優入乎周德之未衰葢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此而後以詩名世者猶累累焉語其為體固有山林館閣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澤之深流風遺俗班班而在劉禹錫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歟顧其為言或

散見於諸集或為世之徼名售利者所采擇傳之於世往往獲細而遺大得此而失彼學者於此或不能盡大觀而無憾此皇元風雅之書所為輯也良嘗受而伏讀有以見其取之博而擇之精於凡學士大夫之詠歌帝載黼黻王度者固已烜耀衆目如五緯之麗天而隱人羈客珠捐璧棄於當年者亦皆蒐收並蓄如武庫之無物不有我朝為政為教之大凡與夫流風遺俗之可概見者庶展卷而盡得其有關於世教有功於新學何其

盛也明往聖之心法播昭代之治音舍是書何以哉書凡若干卷東海隱君子鶴年所輯鶴年之曾從祖左丞公以豐功偉績受知世皇出入禁近者甚久鶴年旣獲濡染家庭之異聞而且日從鴻生碩士遊粲然之文固饜飫於平生一旦退處海隅窮深極密與世不相關者幾廿載於是當代能言之士凋落殆盡而鶴年亦老矣乃取向所積篇章之富句抉字摘編集類次之而題以令名良竊逈其有合於聖人删詩之大端者爲之序庶

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餘姚海隄集序

餘姚俯瞰大海而西北當其衝每歲海潮奔突颶風挾怒濤相輔爲害率常破廬舍壞土田且將魚其人而沼其地當宋爲縣時知縣事謝景初嘗爲隄二萬八千尺施宿又爲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爲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所以與海爲抗者可謂至矣然土隄善崩而舊涯日墊爲斥鹵凡西北田之受灌陂湖者亦且溢入鹹流

歲用不稔國朝易縣為州四十餘年而國子葉先生來
為其州判官行視敗隄亟與鄉之父老圖所以彌之迺
規貲食募匠傭揆日之吉鑿石為隄以尺計者總二萬
四千二百三十五其視前人之功可不謂益至矣乎於
是州之民相與誦美之不已既致辭走京師請國子監
丞陳公衆仲翰林學士王公師魯為文記其事而復退
率州士之工乎詩者以及寓公過客作為樂府歌行五
七言近體若干首以詠歌先生之功於無極先生之子

南臺掾晉裒集爲若干卷將鋟梓以傳而屬余序之昔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嘗造鉗盧陂於穰縣累石爲隄以節水勢田獲美溉民甚利之及後漢杜詩爲太守復脩其業時人爲之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先生繼謝施二令爲海隄視杜之繼召作陂隄則同州人士歌思之又同所不同者彼蓋漢史傳其事此則出於民俗之誦美而非太史氏之所紀録也雖然杜之功僅齊於召而先生之功則非謝施所可及庸詎知是隄之築不有

待於先生而後大顯於世乎則夫他日之秉史筆者固當以先生之紀録追見乎前事而召杜不得專美兩漢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庸敢竊取斯義序所以作者之意如此先生入官之履歷作隄之歲月與夫為政之大凡載之記文得以互見者不贅焉

密菴文集序

文主於氣而氣之所充非本於學不可也六經而下以文雄世者稱孟軻氏韓愈氏孟軻氏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韓愈氏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髙下皆宜然孟軻氏之養氣則既始之以知言而韓愈氏之氣盛亦惟三代兩漢之書是覿聖人之志是存耳文以氣為主氣由學以充見之二氏可考而知也後之學者乃或不是之求方貴華尚采粉澤以為工遒密以為能吁亦末矣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若吾友謝君原功斯為有志之士矣原功自幼強記捷識敏於學問比壯經史百家皆搜抉摘擢毫分縷解精

之既久淵泓涌溢浩乎其沛然矣嘗一試江浙鄉闈不利輒謝絶場屋抱其遺經見尚書貢公於吳山公一見即待以奇士已而同泛大海相與朝夕論辨一意古學刮磨淬礪訖為聞人後稍從軍淮右應聘中吳浮沉常調者數載則疆土内附例徙南京達官貴人有知原功者强起而致之遠郡於是踰江渡河北走齊魯登泰山臨淄水而文氣益壯奈何不二三年復以踈雋不檢棄去平生抱負百不一試而其志之可見者獨文而已原

功之文肖其為人其立論閎以挺其書事簡以悉其序記銘贊雅健而奇警其詩歌彬蔚而穠麗庶幾傑出一時流輩無敢與並者原功既東還故里攜其所著密菴稾若干卷授余曰吾所與遊而文者誰歟惟是文稾宜有序敢以請於子余不得辭謹為論次其學之有得於孟韓者書之於首簡使世知原功之文非徒粉澤適密之是務而其傑出一時者葢由有氣以充之而又能本之以學也原功會稽人名肅其字原功密菴乃别號也

故以題其稾云

大梅常禪師語録序

學佛之人謂一切語言皆壅蔽自心光明又謂語言者道之標幟也蓋道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余觀常禪師初見馬祖問如何是佛馬祖曰即心是佛後有一僧問云師見馬祖得箇什麽師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别又道非心非佛師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馬祖聞之為之歎

許大哉言乎非道之所由以見者乎故自是而後師之道行日著而學徒之至如歸以至臨歿示衆物非他物一語洞見生死庭戸無少留情信其為一代之偉人矣鄧大梅山之護聖寺蓋師講道之處寺舊有語録嘗鋟梓以傳後燬於火不存者久之復言愷公主是寺之日為請文海郁公朝勘夕校裒集成帙而併採摭唐宋以來諸碩德拈提頌古詩偈等篇及凡名人鉅公所為碑碣題詠之類附之語録之左復言方重入於梓未及成

而退席矣本宗生公實補其處乃急唱衣鉢命工完之仍介文海求余序其首夫道以心而傳以言而顯言固不得與道抗而道實不離乎言粤自達磨西來有所謂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説學者遂至擯棄語言絶口而不及曰吾師達磨嘗云爾彼獨不思馬鳴龍樹百丈斷際諸師皆前後達磨而興者也或兼帮經以造論或借龍宫之書以泛觀或精入乎三藏或該練乎諸宗語言之顯夫是道者其可盡棄之哉師為馬祖的嗣而是録

也一皆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所示非世之應機酬詰以枝辭蔓説為辨博鉤章棘句為迅機歧道而二之者所可同日語也學者於此苟能借言以顯其無言以求所謂道者而躬行之庶幾大法全體離言語相用以證夫達磨氏之説而於教外之傳亦何同而何别乎夫如是則文海之所集不為徒是復言本宗之汲汲於刊布者不為虛行矣雖然學者其勉之師襄陽人俗姓鄭氏世系入道之詳具見傳燈兹不贅述也

題跋

跋定武帖

右定武禊飲帖今為大慈寺主僧南宗禪師定公所藏竊考此帖真迹及石刻俱以殉葬昭陵唐末温韜發其所藏但取金玉而帖與石悉棄墓隧中宋初耕民入隧見帖紙已腐獨負其石歸以擣帛定州一遊士見而奇之即以百金市去世謂之古定本王君貺守長安取留公庫庫焚而石燬定武乃其别刻歷代藏之御府石晉

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貨寶圖記北至真定德光死漢兵繼至此石棄之中山慶歷中為李學究者所有其後宋景文公守定武乃取其石匣置郡齋熙寧閒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好書因别刻一石易之世謂之薛氏本大觀中紹彭之弟嗣昌以所易本獻諸朝徽宗命龕貯宣和殿靖康之亂遂不知所在矣其所摸搨古定本差肥薛氏本稍瘦王順伯主肥者尤延之則以瘦者為真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論此帖不同如是要必互有所見

是本乃類瘦者其為薛氏本無疑葢定武初刻世之奇寶也舊藏曹南吳志淳家禪師為買家旁良田若干畝貿而有之余一日謁禪師慈雲山中禪師出以相示而俾識諸後甞觀張彦遠法書要録謂右軍平生所書以禊飲帖最得意故留付子孫傳七世至僧永乃付弟子辨才唐太宗遣蕭翼詭辨才以得帖既傳之於僧而第五行有僧字者葢是時搨本已多惟僧永所藏為真故於行間以僧字押縫耳嗟呼僧永不可作矣去之六七

百年而此帖復為僧家所蓄則禪師者豈永之後身耶且其石刻一則曰古定一則曰定武皆因定之人士及定牧守所藏而得名今禪師名定而實有乎此帖百世之下庸詎知不稱為僧定所藏本耶夙有緣契於斯見之矣然付之弟子頗難其人使能知所寶愛如辨才者猶不保其不失況下此者乎禪師後人尚加慎矣哉

跋康里公臨懷素論草書帖

右懷素論草書帖語康里丈獻公所臨按懷素唐僧字

藏眞以善草書擅名大歷間頃見其一帖云王右軍草書不及張芝又一帖云張芝草書非老僧莫入其體則懷素自謂抗芝而過右軍矣不知此論然乎否乎藝家相薄豈自昔有之乎文獻公書名之重不在懷素下其跋此帖乃尊之為奇寶視懷素之論右軍抑何過厚耶與權家藏此卷非獨愛其字畫之妙葢亦重乎德矣

龍山古蹟記後題

嗚呼是惟先師待制柳公之遺墨公提舉江西儒學時

正宗匡公方主龍興之上藍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公既受代歸婺而正宗亦謝事還鄞之龍山婺與鄞相去數百里遠而公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載古蹟記作於此時於時公年已七十後二年召入禁林又一年而歿去之十六年所而正宗亦示寂矣久之正宗之法孫仲猷闡公由海上使還偶檢故篋見公此文鼠囓中爲之傍徨瞻覩念前脩之寖遠痛遺澤之日微亟命裝治成卷且俾志諸左方嗟乎公以道德文章爲世

大儒而其平生乃多喜與方外諸尊宿遊故其遺墨流落人間者士大夫罕能蓄之而每見諸山人野士之室今觀此文所以拳拳是寺之始末正宗之交好者如此其信道為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矣昔人謂蘇文忠公為五祖戒禪師後身故其為文漫衍浩蕩一自般若中出若公者豈其人與嗚呼公今已矣覽其遺墨尚足以增茲山之勝氣也

跋藪上人所書蓮經後

四明甘露寺沙門龍淵數公手書妙法蓮花經七卷以報佛恩乙卯之春余遊龍山訪龍淵於甘露禪室龍淵出以相示而命志諸後余聞一切契經皆佛所演而此經獨為諸經之主至其引蓮為喻則以三世同時十方同會方其開時即有果而於果中即有因蓋其諸子雖分布而會聚無隔斷此其所以名蓮而蓮之為言連也所以明上承圓教開權顯實之微意也經云如來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而所謂開示悟入即其旨也昔

人有誦持此經至以秦王所贈二物託之母手而降生者亦有書寫此經即身為爛瓜香舌為青蓮香者一皆夙淨願堅固力之所致龍淵之書是也亦豈徒然也哉龍淵為人純素質直無世間心而作此字點畫匀整意態簡遠其為知恩精進蓋可知矣宗風凋弊之餘或至飽食終日增上慢者其視龍淵亦可少愧哉龍淵嘗首衆杭之靈隱後由永樂移主甘露時年六十五云

跋袁學士詩後

此六詩袁文清公為商隱師作也元之盛際文清以學問辭章名震天下而片言隻字人視之如圭璋珠貝願一覩之而不可得然獨於商隱無所愛吝如此則商隱必有大過人者按商隱乃龍山永樂寺僧文清嘗與同叅横川和尚横川時住玉几山之育王寺雲項源師虎邱永師亦與之同叅詩中所言玉几雲項虎邱者葢指此三人也此詩今為商隱法孫本歸所蓄問出以相示余視之使藏諸名山庶十百年後知商隱之結交文清

猶如佛印之於東坡靈源之於山谷其趣味相同真是山間林下之人與夫假士大夫之名以粉飾叢林者異矣商隱諱予其字商隱嘗出世里中之開壽寺文清諱楠字伯長官翰林為侍講學士其謚文清與商隱同里閈四明人

跋東坡手帖後

右蘇文忠公與方逢達帖墨迹刻本通七紙聯為一卷其中所言皆煩碎小事無足深論而傳之至今不廢者

世知貴重其人故耳此卷舊藏逢達家後為他姓所得今復歸之於方氏政如寶玉大弓之在魯自我失之自我得之方氏子孫可以慨然於此矣

題倪樂工瓊花燈詩卷

餘姚樂工倪昌年事母能盡孝一日母病甚昌年禱之神有應乃手製瓊花燈薦之祠下以昭荅神貺其燈備極諸巧綿時歴月乃成遠近觀者咸唶唶歎賞不已於是縣之老儒攖寧滑公庸菴宋公俱為詩文以寵之而

且請余題其左嗟乎樂工賤伎也瓊花燈淫巧也二者皆士君子所不道攖寧庸菴士君子之標的也而於昌年顧乃樂道之如此豈非有取於孝而然乎夫孝衆行之本萬善之紀也人而能此雖甚微且陋亦有足稱者焉唐史所載孝弟事如萬年王世貴等乃多閭巷之民而禮記言小孝用力葢思慈愛以忘勞也以今昌年觀之樂工之伎誠賤矣其視閭巷之民庸有間乎一燈之巧固淫矣比之忘勞之孝又豈甚戾乎攖寧庸菴所為

樂道而不置者蓋亦得夫作史記禮者之遺意矣余不知昌年然以二公之言為足信故申其意題諸後

墓誌銘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

鄞人有蔡敬者喪其母踰再期而哀慕猶不已益求世之大夫士為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余嘗取而閲之為之喟然歎曰昔者先王之治必始之家而後及於國與天下故女子自幼至長皆有師傅之教是以化成於

內外而其俗易美王道廢熄之餘閨門之行既非世教所奬成而其事實又不獲顯揚於為士者之手亦何所恃而勸耶此蔡節婦之死余固不宜無一言廁諸公之後也又況其孤之有請耶是用不讓而受其辭按節婦諱某字守貞定海夏文華女年二十四歸鄞縣蔡志善歸三年生子敬未及晬而志善死時海上兵起居人錯愕不自安節婦泣以涖事自斂至葬無違禮迨服除父母兄弟憐其年壯而寡又蔡氏方衰無所養間使諷之

欲奪而改適節婦即怒且泣曰人不以大節勉我顧欲使我為常婦人且姑老子在襁褓中有能奉之而守之者乎因誓之曰所不與蔡氏相始終者有如河父母兄弟知其意之莫回也卒不强之鄰有嫠婦嘗相與誓死守義後竟易其心而更誘之以甘言節婦謝絕之終其身弗與見節婦後姑年七十餘以志善非已出且蚤亡也益慮無所依但語輒泣然流涕節婦事之無戚疎一日遘病甚革節婦焚香爇臂乞以身代其病乃旋愈教

子必納於矩度嘗戒之曰汝生十月而父死吾寶汝如
掌上珠即不幸有所虧闕吾寧從父於地下不顧與汝
俱生矣其子佗服惴惴不敢肆節婦兄弟以財雄於鄉
姻族蓄衍而盛大節婦拊循應接親疎大小得其宜然
未嘗以貧故一舉口及於利惡衣惡食御之不慍絲蓄
粒聚以克有家卒使蔡氏之後瀕絶而復續婦德之脩
母道之著庶幾古昔之遺風焉有司高其行為摭其實
上之部使者轉聞於朝以旌異之事未報下而節婦不

待矣節婦年五十有二卒於某年某月某甲子而葬於某年某月某甲子墓在某縣之某原子一即敬孫女一尚幼余嘗獲與節婦兄弟遊而節婦之章章如是者葢皆得諸見聞可以考按而不誣嗚呼是有以傳信於後世矣銘曰

惟古有治葢由内始世弊俗傷女教乃亡不迹而踐維夏之媛曁嬪于蔡卒守大戒夫夭子孩志苦心哀一節自誓嫠居二紀既荅于夫亦迪于孤母儀婦則尚媲古

昔瞻彼南山松栢丸丸琢辭墓石為後世式

項止堂墓誌銘

永嘉有篤行之士曰止堂項君諱某字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杭之寓舍享年八十有三其子昕以道梗不能奉柩歸葬遂遵治命火化於郭外之七寳山後若干年為某年某年某月某日始克函骨卜瘞於餘姚某鄉之某原前事昕奉故著作郎李公孝光之狀踵門泣告曰先人之死既不得以禮葬而墓上之石又未知所刻吾子

不以昕之無所肖似而辱與之交失今弗圖恐後或墜
闕以重不孝之罪敢以狀請幸矜而畀之銘嗚呼余之
晚陋豈足以銘君而昕之望之也則至矣其何敢不諾
按狀君之曾大父某大父某俱豐於財積而能散父某
益以仁及物以義維家同居合食凡七世有堂曰同愛
歲時吉凶之會食指蓋千餘焉然比三世未有以官業
知名於時者至君始試吏瑞安平陽二州轉浙東肅政
廉訪司奏差辟處州路總管府史遷紹興秩滿借授杭

州路横塘務副使改山隂縣典史終焉君所至有廉聲而強敏介直無所阿避人不畏守與令而畏君其行事尤著者則在瑞安時有尹喜者其妻為勢家子所奪愬之州州弗敢詰反抵告者罪君抱牘而諍勢家子恐囊白金夜謁君君怒曰理與法吾忍以金屈耶卒直其寃而尹以妻歸在紹興時朝廷遣使决大獄命君總理諸囚君悉為剖析出其無死罪者七人使者以桼上中書俱從所議七人得不死在横塘時務循舊弊以月解餘金

私之君毅然持不可盡歸之官俾輕商稅什之一在山陰
時郡飢民之流亡者過半守選君賑恤所至多所全活
百姓為之歌曰噫吁嚱頻月之飢今飽而君前後被
郡檄推鞫各縣事凡若干莫不稱允而不及大用以老
惜哉君豐頤巨目丰神秀偉而孝友蓋本乎天性事兄
如事父撫兄弟之子女如已之子女嫁其從妹之孤貧
者四人御下以嚴羣從弟姪有不遵教者輒加箠辱始
若不甚堪而終服其識量或議分有其先業君沮之不

可則曰餘從所請但某所得者不敢受其業至今存焉
人目為義産云君自蚤歲即慕道家虚無之說後遇一
異人授以不傳之秘而其學日粹晚益研竅妙旨演為
金碧大丹之圖其於陰陽造化之理有難濾曉者則假
帝江問荅别為書若干言其有得如此以故春秋雖高
而視聽步履如强壯齒之落者更生髮之白者日以黑
至其屬纊之日猶索筆大書謂昕曰汝能聽吾言死且
無憾遂奄然而逝娶杜氏早卒繼翁氏子男一人即昕

福建行中書掾史博學多能而尤以醫顯孫男一曰恕能世其父學銘曰

天之降材兮用必以時時不盡用兮或嗇其施君材則大兮其職則卑百圍之木兮斧柯是為民有疾痛兮固切吾肌惟澤之淺兮卒止於斯乃惇孝友兮紹家之肥乃啟元秘兮葆其枯羸一朝乘化兮蟬蛻而歸歸焉斯邱兮儲祉在茲越山鬱葱兮其石如脂揚芬載美兮刻此銘詩

唐節婦姜氏墓誌銘

三代盛時詩書之教非獨行之賢士大夫雖至女婦之間亦未始不加諸意以故上而后妃下而諸侯大夫之妻與夫江漢汝墳之婦一皆以禮自防見諸歌詠去三代遠矣内外之教舉廢自賢士大夫固已鮮能知所自守而况於女婦乎於斯之時有如四明唐節婦者能以少艾之年專屋而嫠居青燈靜夜影隻形單攻苦食辛罔有變志卒至長諸狐於方孺續遺允於將絶於夫為

令妻於子爲賢母於世爲節婦嗚呼其可銘也已乃以孤子賓原之請爲序而銘之序曰節婦姜氏郡之慈溪人祖諱宗益考諱文堯節婦年十九歸同郡定海唐君榮祖歸十三年而唐君卒節婦持喪盡哀理家盡瘁課耕農以爲食躬紡績以爲衣男迪之學女示之行遇人恂恂一由於禮及春秋既高於内外屬爲尊行而慈幼字微親疎咸附悍强頑鄙亦無惡斁先是唐君嘗命幼弟珍爲子節婦愛珍甚於已出曰吾愛之勝吾子然後

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平居奉養未嘗有所擇晚益絕去葷㦸脩淨土業有厭世之心焉子男二人長請銘者次曰璲女二人長適姜賓和次適王子志孫男三曰文與曰林曰太平孫女二俱在室生於元至元甲午十月十二日卒於洪武癸丑二月十九日其壽至於八十以丁巳歲九月甲辰葬於慈溪縣德門鄉之石湫原余既與節婦之諸子遊嘗得拜之於堂上而又竊銘唐君之墓矣其知節婦誠莫余若是宜賓原之有請也銘

曰

女之於夫猶士於君從一而終其節乃伸世弊俗媮或替常度士逐頹波女犯行露淑惟姜氏有卓斯時大節潔然匪闕匪虧婦德既脩母道亦行孰輔而告惟性之成士厲於為其節易顯女處于私幽而莫闡我作銘辭鑱厥墓門以警于世以慰其後昆

汪彥貞墓表

四明汪君彥貞有賢妻陳氏自君之死惡衣糲食居數

年乃克葬君鄞縣陶奥之原其將葬也泣謂於其孤子曰汝父不得壽其身猶可永其名其孤子長號以告於宗人定海令汝懋求次其事而銘之以納諸壙葬之數年又泣謂於其孤子曰汝父獲銘於壙中曷若表之於墓上於是孤子常久詣余乞文刻諸墓余以不識君讓常久銜哀跣行伏而告曰先君之棄代也不肖孤纔四歲幼孩甚騃罔有識知吾母守節自誓力於衣食長之教之俾知向方乃訓之曰汝父生十四年而孤又十年

而死吾為汝家婦僅數年汝父死時吾年僅二十餘然何所恃而能自守耶葢知汝父之有子庶幾有待於汝也汝父旣蚤孤每春秋祭先人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事母盡孝晨昏定省不少怠睦親戚和上下恂恂惟恐有弗及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讀書取大義通而已然尤喜學易為人守綱紀尚氣節不馳騁衒鬻以為名其操履如此是眞其有志者耶不幸材未試行未充而短命死矣吾聞善於其前者則必裕

於後此所以知汝父之有子也以汝父之有子則汝之成立從可待矣吾雖不能必汝之成立然能必汝父之有子也汝宜識之常久泣而藏諸心重惟先君遺事既不克以盡知幸而有聞於吾母者又不得令辭以登載綿歷歲年以至於今而猶强顏斯世者何如人也先生言可垂後而志在恤孤其尚有以葢覆吾汪氏也哉固敢以請嗟乎余不及識君矣然余之故人方彦中實爲贅壻於汪氏與君居同室食同爨相親之意不以生死

而或殊固世所謂賢者也以彦中之賢可以卜君之必賢而君之孤子又述其母夫人之言以請遂悲而輯其辭使刻於君之墓君諱彌亨彦貞字也其先歙人宋吏部尚書贈少師謚莊靖者於君為六世祖諱與合諱佑世者君之大父父也母陳妻葢其姪女子一即常久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嗚呼人之所難得乎天者材與行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而不假以年則其所得有不暇脩為以少見於世如君者是已君之材

行如是使幸而至於中壽則其有見於世者當何如哉
然竟止於此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庚戌浚儀趙君之夫人譙郡戴
氏卒於浦江徳政鄉之正寢卒後二年秋九月庚午葬
家西四里華表山之原又一年仲弟良始克回自東海
望墓門而哭嗚呼夫人之卒良既不得憑其棺其葬也
又不得舉其紼歷歲踰月痛慕無及徬徨踊擗幾不能

生已而哀子友亨乃以銘墓之辭來屬且曰吾母將終嘗以不及見舅爲恨他日又嘗謂舅恭而有文倘辱爲之銘吾母之神庶幸安焉嗚呼夫人有弟不閑於訓教猖狂播徙卒阻窮裔以致斯極也猶欲强飾不令之言號慟而爲之書悲苦抑塞尚堪措一辭耶雖然夫人之德之懿非良不能以究知也葢良既乳即以先夫人之命育於夫人其後受室趙君之妹取友卜鄰又皆夫人是依自幼至老未始一去其左右故夫人之爲女爲婦

為母之道咸目覩而心識之夫人生而氣靈孩而性婉長而志懿工足以致美而不華德足以配禮而不繁其在母家先君先夫人恩遇特厚夫人之奉之也生而侍側備敬養之禮歿而當喪竭悼慟之情撫諸弟以仁接宗黨以義在夫家移其事父母者事舅姑接宗黨者接姻族舅葢故諸王孫居家庭間無可當其意者獨於夫人無違言年九十而終囑以後事夫人泣而涖之憂勞踰月遽纏大酷姑尤性嚴難犯夫人承之以恭事之以

謹戚怒之教始終不形相夫具盥盥時種作廣垣屋凡供養教育婚姻喪祭之費一資於經畫夫好簡靜晚益躭慕老莊之無為置家事不問夫人調護聽順必稱所欲中年得子保持尤至慈惠以臨之惻怛以導之訓之誨之迄至於成夫弟之子蚤失怙樓氏甥有家難夫人皆子畜之雜己子中無異恩夫人諱如玉其考曰我先君諱暄妣曰我先夫人劉氏趙君諱良本其考曰梅石處士諱必俊妣曰朱氏夫人生二十二年而歸趙君距

卒時得年六十有八子男一人即友亨孫男二人季昇季昱曾孫男三人嗚呼良不敏無以褒叙令淑貽厥後來據實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銘曰

猗與夫人秉懿柔女婦盡職母道脩兩族英英昭令猷曰德之恒行之周天啟其祥地掩休佳城鬱鬱茂松楸

母弟勒銘告諸幽洪武七年九月重陽日仲弟戴良誌

祭文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嗚呼吾之伯姊趙氏之冢婦也二族之好異於他門故夫人歸於我夫人以吾從師問友之便遂即女氏家焉補苴罅漏彌縫闕略未始一日就安也自時厥後吾乃不常家居或旅食於人門或逐微禄於鄉校二紀之中與夫人共處者數歲而已一歲之中與夫人共圖家事者數日而已夫人奉養四親長育二男二女畢喪葬婚嫁十餘既艱且勤一不以吾之不已助為念吾獲免墮他業而以文墨相始終者皆夫人之力也吾年幾半百

始提舉儒學於淮南夫人同在官者僅三載即往武林
視其𡣕明年兵起倉卒復挈其𡣕冒濤江之險以東還
吾時北至齊魯東出吳越為孟浪之遊益不以家為意
夫人扶衰救弊食淡攻苦又十餘年而喪亂稍平門戶
稍靜方撫二子以業耕率子婦以蠶織期成家以待吾
嗚呼孰謂遽棄吾而死乎前年夏夫人遣二子省吾鄞
江之上二子謂夫人精力尚强飲啖尚善而兩鬢猶漆
黑吾長夫人二歲時屬病脾氣息奄奄日食不數合而

鬢髮之種種者且就白矣吾恐一旦殞命他所夫人阻
遠不得就哭泣之位為終天恨嗚呼孰謂夫人竟死而
吾反存乎夫人始病時得兄子溫書於會稽云夫人近
病痰氣甚憊吾意痰氣夫人之故病也雖憊無害繼見
倪氏壻其言與溫同且加劇焉吾始䰟驚心壞是夜參
半即星馳而東越三日抵家見夫人神氣尚完語言尚
爽朗日者又謂及秋必愈吾益意夫人之病雖憊然終
可無害也嗚呼孰謂以是而孽其軀乎豈吾之迂不事

事貽艱投悴於夫人實有以累其壽乎自今已往孰與撫吾之子率吾之子婦以成吾之家乎吾之所望於後來者孤矣其於斯世亦無復久居之志矣天儻假以數歲之期惟當縛一椽於墓上待盡其餘齒以與夫人共藏於茲土如斯而已矣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吾於夫人少壯不得以相樂老不得以相守病不得以相扶名為夫婦實無異於過客之相遇吾上悖於天倫下乖於人道致使夫人生而銜恤以思沒而齎恨以別天之為乎

抑人之為乎吾懷之悲曷月而止矣猶幸夫人有子頗知書有女能盡孝菽水湯藥不虧於生前衣衾棺槨不儉於死後又得吉壤廹近女家之左側而且葬以踰月合乎先王制禮之意庶幾神心慌矣體魄安矣零丁孤苦之懷亦於是乎其少慰矣嗚呼吾言有盡吾痛其有窮乎一奠告誠老淚如瀉尚饗

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九

九靈山房集卷三十

元　戴良　撰

外集

九靈先生畫像贊共十九首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鶴鳴也其氣之溫光含輝潛而充然如赤瓊也其文之昭盎盎紛如而古罍洗獨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斂英𤼵而集衆長葆醇熙而孚羣情也懿哉斯人益智遍乎物行飾乎躬而學本乎誠

者也

金華宋　濂

窅乎其凝者以道為家黝乎其澤者振德之華悄然而深思者所以周其變沛然而大肆者又將暢其葩是皆世之所知也至於困而亨窮而泰齊喜戚於夢幻棄利祿猶泥沙吾欲從而究之已莫辯其津涯況可得而贊耶

余三十年間兩贊叔能之像辭各異焉以見叔能年

既高而德愈進也因令侍史并書之前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記

志慮高潔秋水寒潭器局嚴慤峭壁危巖峻不可踰靜無弗涵是謂德人爲衆之詹

浦江鄭濤元太常禮儀院博士

懿兹臞仙金華之英造道自得脩辭立誠持樂之和秉衡之平出處脩然風月同清

鄱陽周伯琦元翰林學士

溫溫乎容貌之可即抑抑乎威儀之有㠯跡雖寄乎朝著而與充詘者殊科志常慕乎山林而與矯屈者異軌長松之陰消揺曳屣人殆疑其為遯世之逸民而不知其為抱道之君子吾嘗觀其飭躬而操踐端實纉言而論著宏侈可謂其行則儒其文則史者矣

金陵楊　翮

仁義為飭身之本忠信為奉國之基發為文章其聲也希天將以斯人鳴太平之盛必使翔而後集覽德輝而

下之若人也其視時為去就而以道為樞機也耶

臨海陳　基

安履其素不傲以肆志廓通其變不茍以阿世夐乎蚤歲之芳華藹乎前脩之氣味人方睹紫芝於眉宇之間吾將求叔度於言論之外也

金華胡　翰

蕭蕭乎冰雪之姿濟濟乎山林之服萃和氣以中充藹高標而外肅雖著述之富有年於茲而進脩之功惟日

不足庶幾儒林文苑之間繼昔賢之芳躅吾安得為之執鞭參翺翔而追逐

義烏王　褘　翰林院待制

仙華之峰鬱乎蒼蒼儲英孕靈粲然文光偉才賢之迭興接踵武而相望有美君子粹如珪璋言若不出口而其文則有千里朝宗之勢貌若不勝衣而其志則有百鍊不折之剛玩天機之流動集藝苑之芬芳觀其用心蓋將追古人而頡頏者也夫身之退者德必進跡之晦

者名必揚造物者既俾若人以絶出之長則必使之鳴國家之太平和儀鳳之鏗鏘豈肯置之於山林泉石之鄉也耶

蘭溪吳　沉

皡皡溫溫如三春曦是公德容之腴炳炳彪彪如泰山岌是公文藻之輝此固足見其著外之美而不知其中自得之妙殆將追孔孟而為師是以操七寸之觚以開蒙蔀於學苑破萬卷之書而獵精華於道機蓋不屑於

詞人藝士之為而直欲由伊洛而遡泗沂也

浦江鄭　淵　元月泉書院山長

神清氣溫乃道之充學淳行卓為士之雄瑟彼和氏之璧勁哉繁弱之弓或出或處與時卑隆紀甲子見趣捨之正考春秋窮筆削之工世之人皆以窮達為得喪而不知其特立獨行廹古人之高風

永嘉張士諤　浦江縣儒學教諭

九靈先生捐館之八年伯衡過其鄉邑從其子禮拜

其遺像追為之贊曰

緒接二戴之後道探兩漢之上卓爾為人中之英隱然

爲海内之望威儀文采尚莫能髣髴精神心術矧可以

名狀其跋涉道途也類子房之報韓其彷徨山澤也猶

正則之自放世令若山斗之共仰公遽駕風霆而長往

後死者之瞻遺像安得不慨斯文之將喪也與

金華蘇伯衡翰林院編修

温乎其容維德之充粹乎其文維學之純斯世之人斯

世之珍吾將與歸非公其誰

臨安劉　中

其容粹然其心靄然其文沛然非高視物表以樂其天者乎是宜論道廟堂之上唱道為儒林之先胡為而遯世顧嘯傲乎風烟然身遁而名隨聞之者亦興起而慕焉

四明烏斯衢

直而溫寛而栗處事雖簡殊無傲色志乎聖賢之學充

乎君子之德廓然有容卓爾有立究千古之淵微為一世之矜式行當發揮所藴以見於世豈容深處高遯於泉石也耶

蘭溪徐　元

才可以濟民而位弗稱德可以厚俗而時弗容是造物之嗇於公耳然宏辭偉論所以宣人文昭聖學而垂於無窮者又不可謂不擅其豐也

浦江趙友同

被山野之裳衣懷琬琰之文辭其充然者豈從人而羸縮其退然者亦與道而委蛇放乎邱壑襟韻之夷曠視幼輿將何用於當世出乎埃𡏖神情之散朗歎叔夜不可得而同時

豫章黄　甯

冲然而中虚脩然而外頎將用於世也其才良其行揄或困於時也其神完其體紓若人者實廊廟之具匪山澤之臞蓋其於學也深得孠道之妙詎世俗之可窺雖

擒文弄藻嘲風詠月特其緒餘要當與秦太虛黄庭堅並駕而齊驅者矣舍是之外則非吾可得而知也哉

姑蘇姚廣孝太子少師

萃乾坤清淑之姿無山林枯瘠之氣其出也石渠天禄固爭睹蒼梧翠竹之英標其處也茅屋石田未必減金馬玉堂之高致湛盧之劒匣藏則風雨時鳴琬琰之碧玉韞而山川增麗嗚呼浦陽人物耳目之所接者若容州文學之風雅遺音蜀山居士之咸韶帝制至於金春

玉麈交振而錯陳則長薌山長後先而並世率皆騎箕跨尾而神遊乎上元鞭霆馭風以歷覽乎無際然則狂瀾砥柱之障誰復任之而九鼎一絲之懸凛其可畏前輩之所作成後生之所期望惟君與宋景濂氏而已

蘭溪趙良恭

祭雲林先生文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婺為之宗各尊所聞丕緒大統風行日臨山立海涌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

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明天子長山華川内外鼎
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遊物表不耀其章璧諸寳器
致用先毀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為學者師孰
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可傳禍福
同軌公之表著實可不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
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葢不必計人囿大化如冰在川
成壞斯須烏可控摶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
古不没得失之理公已無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

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衰尚徯來者嗚呼哀哉

金華蘇伯衡 翰林院編修

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九靈先生既歿之二十八年次子樂述其平生行述來京師授友同曰先君捐館已久而墓石未銘樂年且垂老恐一旦溘先朝露是終無以暴其懿美於世子於先君為内姪又嘗有師弟子之分知先君者莫若子也銘烏忍不為友同拜且泣曰是故友同之夙夜不遑自寧

者第念先生乃一代名儒宜託諸能言之士以垂不朽
今既久而未有所屬尚敢以愚陋辭哉遂叙而銘之先
生諱良字叔能姓戴氏其先杜陵人十八世祖昭唐咸
通閒任浙之東道五部兵馬大元帥平南節度使銀青
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書令仲子堂始遷婺之浦江好
馳馬試劒故名所居里曰馬劒厥後子孫日益繁夥樂
善業儒為縣之望族曾大父諱錫大父諱濤父諱暄皆
隱德弗耀先生天資警敏性至孝母劉夫人病日侍湯

藥抱持寢興衣不解帶者逾年居父母喪哀毀幾不能
生每遇忌辰輒嗚咽流涕處兄弟備盡恩愛長姪恭早
喪父教之踰己子早從烏傷朱震亨先生習醫業後以
其術大顯於時官至太醫院使皆先生力也生平嗜讀
書雖祁寒盛暑恒至夜分乃寐故天文地理醫卜佛老
之書靡不精究其旨初治經習舉子業尋棄去專力為
古文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吳文貞公萊皆以文
章鳴浙水東先生往來受業門下盡得其閫奥與文肅

公尤親密公之死為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始歸余忠宣公闕持憲節過婺州聞先生善歌詩數相過從論古今作者詞旨優劣公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非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日所得於師友者而先生詩名遂雄視乎東南矣家居遠城邑朋遊講習頗藉即買地縣西結屋數十楹日與同輩討論濂洛性理之微言家事有無悉置不問親黨或勸以營產業為子孫計先生謝曰子孫貧富非吾可知且家世業儒詩書之外亦不能

有他圖也居無何起為月泉書院山長後生士子接其風猷無不以踐履實學相勸勉至正辛丑以薦者擢授中順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然時事已不靖無可行其志乃攜從子溫浮海至中州欲與豪傑交而卒無所遇遂南還四明四明多佳山水耆儒故老往往流寓於兹先生每相與宴集為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以為有黍離秀麥之遺音焉國朝洪武壬戌以禮幣徵先生至京師即日召見試文辭若干篇命

大官子饍留會同館名公鉅卿見無虛日甚或以師禮事之既而上欲用先生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旨待罪久之一日感微疾即為書謝諸親舊猶拳拳以忠孝大節為語迨疾亟召樂謂曰吾罪戾本深賴聖恩寬貸獲保首領以死念無報効汝等幸自勉以蓋前人之愆乃為賢子孫耳語畢遂端坐卒於寓舍實癸亥四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七樂以道遠不克扶柩南還乃擇地火化奉其骨而歸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葬於縣南嘉

興鄉西山之原配趙氏故宋宗室梅石處士必俊之女有賢德先公八年卒至是合窆焉子男二人長禮本縣儒學訓導後十三年卒次即樂今為本縣醫學訓科女二長適張琪次適倪佐孫男八孫女三先生神氣爽朗美鬚髯不妄喜怒終日危坐無惰容與人言必吐露情實善誘掖後進嘗以所居在九靈山晚年自號九靈山人故學者咸以九靈先生稱之所著述有和陶詩一卷九靈山房集三十卷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於家嗚

呼先生以盛年遭世多故晚遇聖朝而廹於老病故終身莫克伸其志然志雖不伸一時而文章之鏗鍧炳耀所以光前修啓後武維持斯文而振其遺緒者固自足伸於永久也銘曰

身之彊也時則已非時之逢也身則已衰韜英斂華大昌厥辭雖不獲薦郊廟而亦有足樂於山巔水涯嗚呼先生之高也豈後人而無知

文淵閣修書官修職郎太醫院御醫門生趙友同撰

九靈山房集卷三十

# 九靈山房集補編上

集中遺篇與載於他書而小異者謹就所見補之後有所得當續增焉殿泗謹識

## 詩

### 寄宋景濂六首

見宋文憲集　山居稾載詠懷三首與此小異

結廬在窮巷藝藿仍種葵謂將究安宅何意逢亂離三年去復還鄰室無一遺我屋雖僅存藿悴葵亦衰海田既遭變井邑還日非扶杖一行遊歷覽多所悲本不居

市廛悔之將何追

山居稾詠懐之一

庭前兩奇樹常有好容色年年遇雪霜誰謂寒當易道喪涉千載親友誼日薄既貴乃忘賤歲晏誰堪托厭此里中居行行至吳國不見新相知唯聞古時迹古有延陵子施恩死逾博一朝恊心許寶劍非所惜此事難再逢吾行復何適

山居稾詠懐之二

辭家獨行邁捐軀遠從戎已謂勲可建如何志無終主將東南征桓桓震羣雄苟秉先登羽即定一舉功自非

陳力徒亦可備折衝制勝兩楹內設奇樽俎中獸尚憚為犧人豈昧藏弓況復已多賢何能奮薄躬

東州有一士與世亦殊倫借問何所殊守賤與安貧好爵吾不貴至寶吾不珍聘幣照閭里視之若浮雲灌木荒繞舍薜荔深擁門豈忘其靡麗苟得非所欣舉世少知者我獨慕其人時時往見之聊用縈心神願言攜壺約長與爾為鄰

窮居寡人力繞屋荒草莽紛紛集鳥雀寂寂絕輪鞅病

夫亦何為呼兒具藤杖時復林野中披榛獨來往田父荷鋤至相與飲眞賞寧知雨露深但説桑麻長人生適意爾何事蹈時網

少小秉微尚遊心在六經冉冉年華遲乃與塵事冥入秋多佳日何以陶我情園蔬青可摘新穀亦既升命室釀美酒一壺聊復傾兒女戲我側親戚還合并此事已云樂吾生豈無成俯仰百年内忽如流電熒山居稾詠懐之三

義門詩見麟溪集

唐虞去我遠偉此薄俗敦坐徵宋子語起拜鄭公門鄭
公多孝義宋子所嘗言我請喙其精為爾一二論爾先
家睦州中徙此山樊有類植園木根多枝乃蕃曰惟九
世祖秉志何軒軒高探百聖窟深斵六籍根修身以及
家秩秩嚴卑尊遂令雲仍裔承頗盡春溫方其歷四葉
尤篤手足恩世運屬多虞羣兒仍搆患當時急難意藹
鴒而在原又如融褒輩爭赴張儉寃而兄竟沈命慷慨
死不難弟也實歸窆三載廬邱墦悲動烏鳥集灑血蒼

崖丹人亦孰不死媿此季與昆精誠既上格遺澤能我
悭門牆茂棠棣揩庭盛芝蘭豈無兄與弟我其弄箎壎
豈無曽與元我其同爨燔宿集謂已般内外無或喧同
心與安貞大字標堂顔訓辭誠縷縷規範何閑閑究將
仁者矛劒却不義肝問胡能致之詩書惟屢翻平生菽
粟味肯用飾輪轅遂浚古禮淵徹彼異教藩先將謹喪
祭次可嚴冠婚我後固已恤奈此寡與鰥贍飢及賙寒
米纊朝暮頒居族暨掩骴廬冢東西存末俗凛生風動

為人所歎淮浙尚無有鄉邦真獨觀爾其敦爾行持用
廉彼頑所以明聖朝天澤常旖沄請看烏頭表光輝照
門閭詎曰一家私藉爾回狂瀾我嘗觀我人厥初皆一
源叔兮祖所子姪也父所孫只緣混異姓彼詬來嚬嚬
婦姑且誶語遑恤同氣殘終然孝與弟百行茲其元豈
不悅爾道困彼舌齶反惟茲鄭氏子同具衣與冠是心
何獨殊此理昭無昏諒哉剛耿士不受柔弱呑羽翼一
我備居室亦我安棲棲何為者感此淚河翻便將書爾

行付以金石刋金可爍而渝石可碎非完不若歌我詩傳之閭巷間庶令惰薄夫聞此心為酸化一以為十百萬此其端澆風或可淳古俗亦可還但恨才力薄發聲俚且繁宋子實知我我辭爾其刪

永樂寺見寧波府志

艤江東下艤官船幾聽潮聲任往還老去未知重到日夢中唯識舊遊山秋風飛鳥來天外滄海遺珠出世間為問爾翁强健否龍山高絕許誰攀

九靈山房集補編上

九靈山房集補編下

文

吴先生哀頌辭序見康熙間刊本　按吴先生卒葬此序為核故附載於此辭同不重出

先生婺浦江人諱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吴公長子也重紀至元六年夏四月九日以疾卒於家得年四十有四嘗一試於禮部不中二子諤謚至正元年

十有一月二十四日葬先生於孟塢之原葬後一年命良為辭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受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為追述平生而為其文曰云

云

書天機流動軒卷後見天順閒家乘

良盛年時識幽國余忠宣公於浦江官舍公方持使者節行縣欲執弟子禮莫可也後遊郡城遂因論詩獲質所疑於公公為書此四篆以遺藎良所居軒扁也攜歸山中鄉友宋君景濂首為賛一通且貽書東陽陳君君

采記之而金華胡君仲仲烏傷王君子充麟溪鄭君仲
舒皆先後為文以寄即嘗命工刻置軒壁矣亡何天下
大亂在在兵起乃一切委棄避地海隅及以垂暮之年
歸視故居軒雖苟完而壁間舊刻無復存者急探行槖
僅得公所書親蹟及四君記文搨本而已景濂之贊亦
竟不可追踪卷中跋語則後所追為者也於是公以淮
南行省右丞死節安慶君采以處士死於鄉入國朝景
濂以翰林學士責死西土子充以翰林待制斥死北地

仲仲亦以儒學教授寄死野人家同時流輩凋落殆盡獨仲舒以前朝故官家食無恙然亦頹然老矣由前至今俯仰未三十載而變幻不常如此所恃以持久者惟字畫與文章又未知去此三十載其字與文與所蓄之人還能相守如今日否學佛之人指幻境為空華豈不信然歟良既以四篆四記聯之為卷而復詳著其始末於後暇日一取閱之安得不為之三歎乎元默閹茂之歲夏五月既望九靈山人戴良書

# 鶴年先生詩集序

見丁鶴年集與鄞遊原稾小異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豳秦而止豳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西北諸國若回回吐蕃喀爾喀輝和爾伊囉勒琨唐古之屬往往率先臣順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貫公裕實馬公伯庸薩公

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他如高公彦敬庫公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鼎公古栢烏公克章魯公至道二公廷珪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數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豳秦葢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為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數公差後起家世以勳業

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遭時兵亂逃隱海上邈不與世接凡幽憂憤悶悲哀痛苦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至尤在於五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閔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横流也蓋其措辭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節格調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

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數公之流亞與然數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辭鶴年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遐陬而為所謂窮者之詩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至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絶域之詩俱得繫之天子之國而鶴年之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以與數公並傳於斯世者將遂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夫故取其吟

稾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

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别有傳兹不著至正甲午秋九

靈山人金華戴良序

夷白齋稾序見夷白齋集與吳遊原稾小異

夷白齋稾合四百五十四篇通奉大夫内史臨海陳先

生所著良既訪之先生盡得其稾而編次之以為三十

五卷而復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

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

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
近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纖豔
又靡然於當時至唐之世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
言起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
戕賊復浸淫於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
白錯綺交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
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
伸而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

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風頽弊於科舉之業而宋遂亡矣文運隨時而高下槪可見矣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歷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華柳公黄公而已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而戴白之老童兒幼稚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旻然無以異於漢唐宋之盛時故一時作者率皆涵淳茹和以鳴太平之鴻

休其摛辭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儒而學問則優游於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黄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起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於揭公而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長者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立幟詞壇自餘數公常想見其手采習聞其謦欬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淪没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先生黄

公之高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溯長江遊吳中久之自吳踰淮沂黄河而北達於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於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無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黄公者深矣豈惟黄公益自虞揭而下數公亦皆得而師友之故其為文雍容紆徐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操縱又如風雲虵鳥按行於陣伍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前之數公如出一律也後由京師還吳中居無何我吳王聞其學

問即以樞府都事起於家不幾年間遂屢遷而長其省幕其後調太尉府叅軍由叅軍升内史跡愈顯而文愈工國家之制作及四方之求之者皆隨手應之蓋沛乎其無窮矣夫自周衰以來至於今幾二千載其閱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多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於古者惟漢唐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述者又不過數人焉何才之不數出而人之難得若是哉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

者自期待又幸遭逢於時而得大肆其著作世其可不為之貴重之與余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不能有所去取於其間雖片言半幅咸取而録之者所以明先生於一字之微皆可為斯世之貴重也先生為人溫良慈惠其從政寛易愛人與人交於恩義最篤雖待臧獲初未嘗疾言厲色平居盎雍雍如也若先生非所謂有德有言者耶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予序先生之文而併及大要可紀者如此先生名基字敬初夷

白齋乃其自號也故以題其稾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夏五月朔旦書



九靈山房集補編下

原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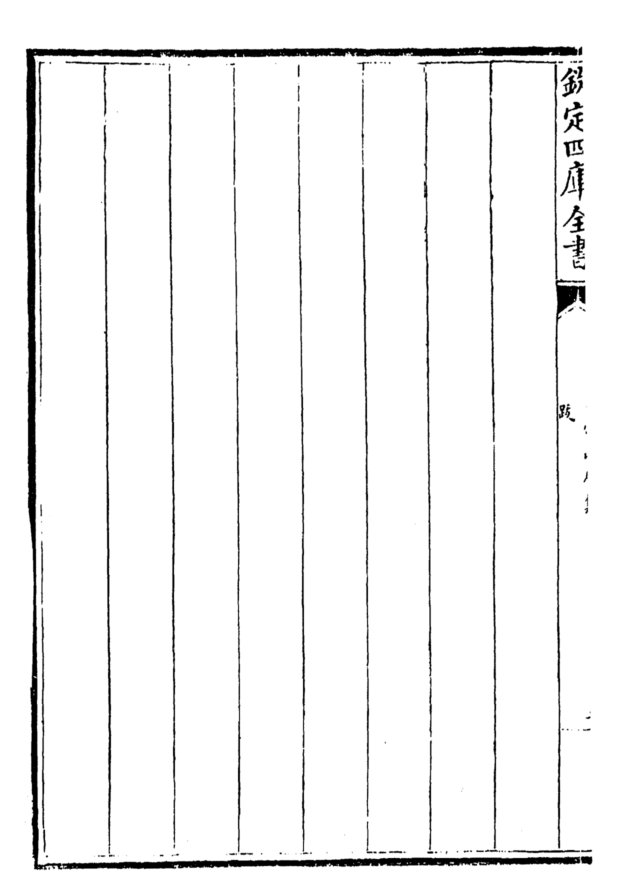
右九靈山房集凡三十卷吾曽叔祖提學公之所作叔祖司訓公吾先人純素處士之所編校者也其遺稾藏於家久矣昔先人於宣德中俾統洎二弟繼縛師事暨陽姻友公壽俔先生而受業焉先人與先生平居交誼甚篤因懼遺稾馴致散失乃出而示之相與議及鋟梓傳世未幾吾長兄統次兄紡不幸遽卒於前先人由是願莫之遂竟齎志以殁不肖孤繞等追憶遺訓在耳耿

耿不忘比於去載冬獲會諸親舊謀勒先人墓誌銘昭示貞石而先生復申前議將成厥美統等幸賴遺德餘慶勉世其業用敢謹於正統甲子仲春倩摹工鋟梓今工既訖嗚呼庶幾始克少償先人夙志抑亦上續前人之懿緒下詒後嗣之徽謨云集外有和陶集一卷刋版翰林行世惟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其同門友宋太史景濂公詳為之序惜未暇刋耳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夏六月望前一日從曽孫統拜手謹識

殿江十四世從叔祖九靈先生詩文集三十卷編於男
禮叔儀暨從孫我十二世祖諱佪字伯初刻於從曾孫
我十一世祖諱統字彦瞻惜未幾板燼於火康熙間重
刻僅十之三四邑司訓秀水曾繪𨷂先生稍為勘補司
訓嘗得别本未謀梓今求其書蓋無復存者歲庚寅江
弟殿海殿泗遊武林得鈔本於鮑君以文家鮑君性嗜
古手為叅校又為借得汪氏鈔本及姚江黄梨洲先生
手鈔選本先是嘉興曹君仲棋與余季善至是竟得原

刻本郵致山中再拜繙閱恍見先人手澤奕世尚存乃慎相校讐疑者仍之復是正於杭堇浦太史再三反復始克就梓原編自山居迄越游詩文類次時地皆可尋按目錄與題文少異者編成於先生没後今不敢易也題序紀傳遵其舊而益其所無復約舉事蹟證諸史集暨家乘訂年譜一冊其有遺篇及互異者别為補編以俟續採庀工於辛卯之春從叔聖鼇龍田聖倫樂清共襄其事閱一年工竣先生節義文章前人讃述詳矣遺

書若春秋經傳考和陶集今不知尚存與否要以心精所在必有靈物呵護其間故此編燬而復全水火湮埃不能湮沒吾子姓讀是書者庶幾仰先德之流傳謹遺編於勿墜且無忘鮑氏曹氏之勤焉其可也乾隆壬辰夏月十四世從孫敭江謹識





跋